

達劉主席，旋即得電，命到南京向孔庸之、何敬之兩先生陳明他對事變處理的建議三點：一、竭盡所能營救領袖出險，非到逼不得已時不可用兵。二、需要各方努力，在領袖未出險前，加倍擁護中央政府，如因領袖遭遇事變而致全國分崩離析，領袖脫險後收拾時亦將事倍功半。兵雖不可即用，但仍應積極備戰，並使張楊知悉中央軍從河南、四川兵從陝西向關中作戰之決心，可促使張楊早日覺悟。我十三日到了南京，分別向孔副院長

、何部長轉達他的意見，孔何兩公均以爲然。……十四日飛返成都，十五日奉派飛重慶晉謁顧主任，代表劉主席說明對事變處置意見，並約聯名致電中央及有關各方，適顧主任已飛南京，我祇得與賀元靖（國光）先生商談，賀願電商顧主任。十七日飛返成都，其時中央軍已迫近潼關，甫澄先生認爲對前途行動事關重要，且甚迫切，乃派川康綏署參謀長傅真吾（常）與我飛南京，定購了中航公司二十五日機票。二十五日晨八時，乘

中航公司四川號機起飛，升空不久，即因機件失靈墮燬，……真吾傷頸，我傷臂，祇得返回成都，另包機飛京。至當日黃昏時，即知領袖已經脫險，乃由甫澄先生電呈領袖，派真吾及我飛滬轉奉化問安。

然後，劉氏再補充說：「宋代奉張副司令到成都，前文所說傅（常）、張（再，斯可）、稽（祖佑）、鄧（漢祥）、王（陵基）及我均不知之知，設宴洗塵，即事後亦無所聞」。此似可推斷，李文所言，應屬得之於道聽塗說，並非真實。

## 小鳳仙輓蔡鏐聯是朱劫成手筆

陳家驥

二八〇期「中外雜誌」劉匯湘「小鳳仙輓蔡鏐再考證」認阮毅成向朱劫成當面求證，朱劫成不認是他代筆。事屬可信，「對阮毅成之說，不無可疑。」在「事屬可信」與「不無可疑」之間，出現了邏輯上的矛盾。劉匯湘先生認爲證據力「較強」的新發現，是憑某天的「人民日報」海外版文史專刊作者陳振華所看到臺北龍岩同鄉會訊中鍾聞寫的「記鄉前輩蘇公逸雲遺作」，因此知道小鳳仙的輓聯就是蘇逸雲的手筆。憑此輾轉的傳說，實在談不上證據力較強的新發現。

筆者除對劉匯湘的說法存疑外，另有證據力較強的佐證。七十六年十一月間，堂叔陳休交採

親鄉人帶來「黃岩縣志」合訂本。其中一九八七年七月號第八期「人物春秋」朱劫成先生生平事蹟一文，內有朱劫成代小鳳仙撰擬輓聯的敘述，摘錄如下：「民國四年，先生（指朱劫成，下同）與蔡鏐等仍留京，尙思對民主大業，相機挽回。時袁對留京議員分別垂詢，先生曾虛與委蛇。其主旨則言『須順應世界潮流』，即婉言帝制之不可。袁不悅，先生亦離京南下。同年十一月，蔡鏐祕離京，轉道日本、安南抵昆明，組護國軍討袁。蔡與先生時有函電往來，共商大計。民國五年三月，袁知大勢已去，宣布取消帝制旋於六月病死。黎元洪當政，先生北上繼任國

會議員。同年十一月，蔡鏐因病赴日就醫，不治，蔡在京情人小鳳仙曾倩人請先生代擬輓聯。聯爲：『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，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相逢成一夢；幾年北地胭脂，自悲淪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亦千秋。』此聯當時稱爲名作，曾流傳國內。蓋先生輓蔡情感，亦已滲透於此聯中矣。」因之輓聯出於朱劫成之手筆，決無疑義。小鳳仙輓蔡松坡聯有報章、雜誌轉載，傳抄常有錯誤。二七四期劉兆田所錄上聯末句「萍水姻緣夢一場」，應爲「萍水相逢成一夢」。另上聯「豈知憂患餘生」與下聯「自慚淪落」，分別應是「那堪憂患餘生」與「自悲淪落」。